

夏丏尊精品文集

Xiamiao zun jingpin wenji

精·彩·阅·读

夏丏尊◎著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白马湖边 春晖细雨



透过一段段亲切而质朴的文字
领略一代大师宽仁而达观的魅力人格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夏丏尊精品文集

Xiamiaozun jingpin wenji

夏丏尊◎著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丐尊精品文集 / 夏丐尊著.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26-5493-8

I. ①夏… II. ①夏…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8899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55 毫米×2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2.5

印 数: 5000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493-8

定 价: 25.00 元

前言 / QIANYAN

时代的变革，往往让处于时代交替中的人茫然无措。当一直以来的“八股取士”突然宣布废止，很多清朝秀才似乎一下子迷失了。当然这其中不乏少数人很快就在迷茫中寻到了新的方向，并且日后大有作为。夏丏尊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位。

夏丏尊（1886—1946），文学家、语文学家。名铸，字勉旃，1912年改字丏尊，号闷庵。浙江绍兴上虞人。1886年6月15日出生。夏丏尊自幼从塾师读经书习学八股，清光绪二十七年考中秀才。本想沿着传统继续求仕，可是同年遭逢清廷变法，宣布废止科举制度，开设学校。面对变革，夏丏尊也曾茫然，但很快他就随同朋友奔赴上海求学。光绪三十一年借资东渡日本，不久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因未能申请到官费，行资耗尽不得不辍学回国。民国时期，开始倡导并推行语文教学革新，提倡白话文。后来创办《月报》等杂志，抗战爆发后，夏丏尊积极参加抗日后援会，投身民族大业。直至1946年于上海病逝。

夏丏尊的一生始终处于时代与社会的变革当中，然而他并没有就此迷失，而是积极地寻找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不仅是个人的人生方向，同时也是国家与民族救亡图存的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夏丏尊坚持笔耕，留下了《文艺论ABC》《现代世界文学大纲》等代表作品。

虽然过去的时代变革已经永久地停留在了历史的书页中，但是那些文字却始终值得人们去翻阅与感悟，因为那些文字就是一个一个时代的再现。

读夏丏尊，倾听属于那个时代的呼喊。

目录 / MULU

长闲·····	001
猫·····	005
命相家·····	011
钢铁假山·····	014
流弹·····	016
黄包车礼赞·····	025
做了父亲·····	028
我的中学生时代·····	031
紧张气氛的回忆·····	036
白马湖之冬·····	038
中年人的寂寞·····	040
两个家·····	042
试炼·····	045
早老者的忏悔·····	047
《子恺漫画》序·····	050
读《清明前后》·····	053
白采·····	058
阮玲玉的死·····	060
读诗偶感·····	063
坪内逍遥·····	065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068

鲁迅翁杂忆·····	071
弘一法师之出家·····	074
弘一大师的遗书·····	078
怀晚晴老人·····	081
教育的背景·····	083
春晖的使命·····	087
近事杂感·····	089
致文学青年·····	091
“你须知道自己”·····	094
受教育与受教材·····	099
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	103
关于职业·····	109
怎样对付教训·····	113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119
“自学”和“自己教育”·····	122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127
并存和折中·····	129
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132
中国的实用主义·····	134
读书与冥想·····	138
学说思想与阶级·····	141
闻歌有感·····	145
文艺随笔·····	150
知识阶级的运命·····	153
谈吃·····	160
人所能忍受的温度·····	163
文学的力量·····	166

原始的媒妁·····	170
蟋蟀之话·····	172
灶君与财神·····	176
春的欢悦与感伤·····	179
一个追忆·····	181
一种默契·····	183
良乡栗子·····	185
送殡的归途·····	187
幽默的叫卖声·····	189
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	191



长闲

…他午睡醒来，见才拿在手中的一本《陶集》，皱折了倒在枕畔。午饭时还阴沉的天，忽快晴了，窗外柳丝摇曳，也和方才转过了方向。新鲜的阳光把隔湖诸山的皱折照得非常清澈，望去好像移近了一些。新绿杂在旧绿中，带着些黄味。他无识地微吟着“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揉着倦恹恹的眼，走到吃饭间。见桌上并列地丢着两个书包，知道两个女儿已从小学散学回来了。屋内寂静无声，妻的针线笥里，松松地闲放着快做成的小孩罩衣，针子带了线斜定在纽结上。壁上时钟正指着四点三十分。

他似乎一时想走入书斋去，终于不自禁地踱出廊下。见老女仆正在檐前揩抹预备腌菜的瓶坛，似才从河埠洗涤了来的。

“先生起来了，要脸水吗？”

“不要。”他躺在摆在檐头的藤椅上，燃起了卷烟。

“今天就这样过去吧，且等到晚上再说了。”他在心里这样自语。躺了吸着烟，看看墙外的山，门前的水，又看看墙内外的花木，悠然了一会。忽然立起身来，从檐柱上取下挂在那里的小锯子，携了一条板凳，急急地跑出墙门外去。

“又要去锯树了。先生回来以后，日日只是弄这些树木。”他听到女仆在背后这样带笑说。

方出大门，见妻和两个女孩都在屋前园圃里：妻在摘桑，两个女孩在旁“这片大，这片大”地指着。



“阿吉，阿满，你们看，爸爸又要锯树了。”妻笑着说。

“这丫杈太大了，再锯去它。小孩别过来！”他踏上凳去，把锯他坐在壁隅的藤椅子上，燃起卷烟，只沉默了对着这融然的光景。昨日在屋后山上采来的红杜鹃，已在壁间花插上怒放，屋外时而送入低而疏的蛙声，一切都使他感觉到春的烂熟。他觉得自己的全身心已沉浸在这气氛中，陶醉得无法自拔了。

“为什么总是这样懒懒的！”他不觉这样自语。

“今夜还做文章吗？春天是熬不得夜的，为什么日里不做些！日里不是睡觉，就是荡来荡去，换字画，换花盆，弄得忙煞。夜里每夜弄到一二点钟。”妻举起头来停了针线说。

“夜里静些罗。”

“要做也不在乎静不静。白马湖真是最静也没有了，从前在杭州，比这里不知要嘈杂得多少，不是也要做吗？无论什么生活，要坐牢了才做得出。我这几天为了几条蚕，采叶呀，什么呀，人坐不牢，别的生活就做不出。阿满这件衣服，本来早就该做好了，你看，到今天还未完工呢。”

妻的话，这时在他，真比什么“心能转境”等类的宗门警句还要痛切。觉得无可反对，只好逃避说：

“日里不做夜里做，不是一样的吗？”

“昨夜做了多少呢？我半夜醒来还听见你在天井里踱来踱去，口里念念着什么‘明日自有明日’哩。”

“不是吗？我也听见的。”女仆孺入。

“昨夜月色实在太好了，在书房里坐不牢。等到后半夜上云了，人也倦了，一点都不曾做啊。”他不禁苦笑了。

“你看！那岂不是与灯油有仇？前个月才买来一箱火油，又快完了。去年你在教书的时候，一箱可点三个多月呢。——赵妈，不是吗？”妻说时向着女仆，似乎要叫她作证明。

“火油用完了，横竖先生会买回来的，怕什么？嘎，满姑娘！”女仆拍着阿满笑着说。

“洋油也是爸爸买来的，米也是爸爸买来的，阿吉的《小朋友》也是爸爸买来的，屋里的东西，都是爸爸买来的。”阿满把快要睡去的眼张开了说。



女仆的笑谈，阿满的天真烂漫的稚气，引起了他生活上的忧虑。妻不知为了什么，也默然了，只是俯了头动着针子。一时沉默支配着一室。

三个月来的经过，很迅速地在他心上舒展开了：三个月前，他弃了多年厌倦的教师生涯，决心凭了仅仅够支持半年的储蓄，回到白马湖家里来，把一向当做副业的笔墨工作改为正业，从文字上去开拓自己的新天地。“每月创作若干字，翻译若干字，余下来的工夫便去玩山看水。”当时的计划，不但自己得意，朋友都艳羨，妻也赞成。三个月来，书斋是打垒得很停当了，房子是装饰得很妥帖了，有可爱的盆栽，有安适的几案，日日想执笔，刻刻想执笔，终于无所成就。虽着手过若干短篇，自己也不满足，都是半途辍笔，或愤愤地撕碎了投入纸篓里。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风景的留恋上。在他，朝日果然好看，夕阳也好看，新月是妩媚，满月是清澈，风来不禁倾耳到屋后的松籁，雨霁不禁放眼到墙外的山光，一切的一切，都把他牢牢地提住了。

想享受自然的乐趣，结果做了自然的奴隶，想做湖上诗人，结果做了湖上懒人。这也是他所当初万不料及，而近来深深地感到的苦闷。

“难道就这样过去吗？”他近来常常这样自讼，无论在小饮时，散步时，看山时。

壁间时钟打九时。

“呶呀！已九点钟了。时候过得真快！”妻拍醒伏在膝前睡熟的阿满，把工作收拾了，吩咐女仆和阿吉去睡。

他懒懒地从藤椅子上立起身来，走向书斋去。

“不做么，早睡罗！”妻从背后叮嘱。

“呃。”他回答，“今夜是一定要做什么的了，难道就这样过去吗？从今夜起。”又暗自下了决心。

立时，他觉得全身就紧凑了起来，把自己从方才懒洋洋的气氛中拉出了，感到一种胜利的愉快。进了书斋门，急急地摸着火柴把洋灯点起，从抽屉里取出一篇近来每日想做而终于未完工的短篇稿来，吸着烟，执着自来水笔，沉思了一会，才添写了几行，就觉得笔滞，不禁放下笔来举目凝视到对面壁间的一幅画上去。那是朽道人十年前为他作的山水小景，画着一间小屋，屋前有梧桐几株，一个古装人儿在树下背负了手看月。题句是：“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负此梧桐月色也。”他平日很爱这画，一星期前，他因看月引起了情



趣，才将这画寻出，把别的画换了，挂在这里的。他见了这画，自己就觉得离尘脱俗，作了画中人了。昨夜妻在睡梦中听到他念的，就是这画上的题句。

他吸着烟，向画幅悠然了一会，几乎又要踱出书斋去。因了方才的决心，总算勉强把这诱惑抑住。同时，猛忆到某友人“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但是也不能抵一钱用”的话，不党对这素来心爱的画幅感到一种不快。

他立起身把这画幅除去。一时壁间空洞洞地，一室之内，顿失了布置上的均衡。

“东西是非挂些不可的，最好是挂些可以刺激我的东西。”

他这样自语，就自己所藏的书画中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他的畏友弘一和尚的“勇猛精进”四字的小额来。

“好，这个好！挂在这里，大小也相配。”

他携了灯从画箱里费了许多工夫把这小额寻出，恐怕家里人惊醒，轻轻地钉在壁上。

“勇猛精进！”他坐下椅子去默念着看了一会，复取了一张空白稿子，大书“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八字，用图画钉钉在横幅之下。这是他在午睡前在《陶集》中看到的句子。

“是的，要勤靡余劳，才能心有常闲。我现在是身安逸而心忙乱啊！”他大彻大悟似地默想。

一切安顿完毕，提起笔来正想重把稿子续下，未曾写到一张，就听到外面时钟“丁”地敲一点。他不觉放下了笔，提起了两臂，张大了口，对着“勇猛精进”的小额和“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八个字，打起呵欠来。

携了灯回到卧室去。才出书斋，见半庭都是淡黄的月色，花木的影映在墙上，轮廓分明地微微摇动着。他信步跨出庭间，方才画上的题句不觉又上了他的口头：

“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负此梧桐月色也！”

刊《一般》第一卷第一号

(1926年9月)



猫



白马湖新居落成，把家眷迁回故乡的后数日，妹就携了四岁的外甥女，由二十里外的夫家雇船来访。自从母亲死后，兄弟们各依了职业迁居外方，故居初则赁与别家，继则因兄弟间种种关系，不得不把先人有过辛苦历史的高大屋宇售让给附近的暴发户，于是兄弟们回故乡的机会就少，而妹也已有六七年无归宁的处所了。这次相见，彼此既快乐又酸辛。小孩之中竟有未曾见过姑母的，外甥女也当然不认得舅姪和表姐，虽经大人指导勉强称呼，总是呆呆地相觑着。

新居在一个学校附近，背山临水，地位清静，只不过平屋四间。论其构造，连老屋的厨房还比不上，妹却极口表示满意：

“虽比不上老屋，总究是自己的房子。我家在本地已有许多年没有房子了！自从老屋卖去以后，我多少被人瞧不起！每次乘船行过老屋的面前，真是……”

妻见妹说得眼圈有点红了，就忙用话岔开：

“妹妹你看，我老了许多了吧？你却总是这样后生。”

“三姐倒不老！——人总是要老的。大家小孩都已这样大了，他们大起来，就是我们在老起来。我们已六七年不见了呢。”

“快弄饭去吧！”我听了她们的对话，恐再牵入悲境，故意打断话头使妻走开。

妹自幼从我学会了酒，能略饮几杯。兄妹且饮且谈，嫂也在旁厮着。话



题由此及彼，一直谈到饭后还连续不断。每到妹和妻要谈到家事或婆媳小姑关系上去，我总立即设法打断。因为我是深知道妹在夫家的境遇的，很不愿在难得晤面的当初就引起悲怀。

忽然，天花板上起了嘈杂的鼠声。

“新造的房子，老鼠就这样多了吗？”妹惊讶地问。

“大概是近山的缘故吧。据说房子未造好就有了老鼠的。晚上更厉害，今夜你听，好像在打仗哩。你们那里怎样？”妻说。

“还好，我家有猫。——快要产小猫了，将来可捉一只来。”

“猫也大有好坏，坏的猫老鼠不捕，反要偷食，到处撒尿，还是不养好。”我正在寻觅轻松的话题，就顺了势讲到猫上去。

“猫也和人一样，有种子好不好的。我那里的猫是好种，不偷食，每朝把屎撒在盛灰的畚斗里。——你记得从前老四房里有一只好猫吧。我们那只猫就是从老四房里讨去的小猫。近来听说老四房里已断了种了，——每年生一胎，附近养蚕的人家都来千求万恳地讨，据说讨去的都不淘气。现在又快要生小猫了。”

老四房里的那只猫向来有名。最初的老猫是曾祖在时就有的。不知是哪里得来的种子，白地小黄黑花斑，毛色很嫩，望去像上等的狐皮“金银嵌”。善捉鼠，性质却柔驯得了不得。我小时候常去抱来玩弄，听它念肚里佛，掰开它的眼睛来看，不啻是一个小伴侣。后来我由外面回家，每走到老四房去，有时还看见这小伴侣的子孙。也曾想讨一只小猫到家里去养，终难得逢到恰好有小猫的机会，自迁居他乡，十年来久不忆及了。不料现在种子未绝，妹家现在所养的，不知已是最初老猫的几世孙了。家道中落以来，田产室庐大半荡尽，而曾祖时代的猫尚间接地在妹家留着种子，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值得叫人无限感兴的了。

“哦！就是那只猫的种子！好的，将来就给我们一只。那只猫的种子是近地有名的，花纹还没有变吗？”

“你欢喜哪一种？——大约一胎多则三只，少则两只。其中大概有一只是金银嵌的，有一二只是白中带黑斑的，每年都是如此。”

“那自然要金银嵌的罗。”我脑中不禁浮出孩时小伴侣的印象来，更联想到那如云的往事，为之茫然。



妻和妹之间，猫的谈话仍继续着。儿女中大些的张了眼听，最小的阿满摇着妻的膝问：“小猫几时会来？”我也靠在藤椅子上吸着烟默然听她们。

“猫小的时候，要教它会才好。如果撒屎在地板上了，就捉到撒屎的地方，当着它的屎打，到碗中偷食吃的时候，就把碗摆在它的前面打。这样打了几次，它就不敢乱撒屎多偷食了。”

妹的猫教育论，引得大家都笑了。

次晨，妹说即须回去。约定过几天再来久留几日，临走的时候还说：

“昨天晚上老鼠真吵得厉害，下次来时，替你们把猫捉来吧。”

妹去后，全家多了一个猫的话题。最性急的自然是小女孩，她们常问“姑妈几时来”，其实都是为猫而问。我虽每回回答她们：“自然会来的，性急什么？”而心里也对于那与我家一系有二十多年历史的猫，怀着迫切的期待，巴不得妹——猫快来。

妹的第二次来，在一个月以后，带来的只是赠送小孩的果物和若干种的花草苗种，并没有猫。说小猫前几天才出生，要一月后方可离母。此次生了三只，一只是金银嵌的，其余两只是黑白花和狸斑花的，讨的人家很多，已替我们把金银嵌的留定了。

猫的被送来已是妹第二次回去后半月光景的事。那时已过端午，我从学校回去，一进门。妻就和我说：

“妹妹今天差人把猫送来了，她有一封信在这里。说从回去以后就有些不适。大约是发寒热，不要紧的。”

我从妻手里接了信草草一看，同时就向室中四望：

“猫呢？”

“她们在弄它。阿吉。阿满，你们把猫抱来给爸爸看！”

立刻，听得柔弱的“尼亚尼亚”声，阿满从房中抱出猫来：

“会念佛的，一到就蹲在床下。妈说它是新娘子呢。”

我熟视着女儿手中的小猫说：

“还小呢，别去捉它，放在地上。过几天会熟的。当心碰见狗！”

阿满将猫放下。猫把背一耸就跟跄地向房里遁去。接着就从房内发出柔弱的“尼亚尼亚”的叫声。

“去看看它躲在什么地方。”阿吉和阿满蹑了脚进房去。



“不要去捉它啊！”妻从后叮嘱她们。

猫确是金银嵌，虽然产毛未褪，黄白还未十分夺目，尽足依约地唤起从前老四房里小伴侣的印象。“尼亚尼亚”的叫声，和“咪咪”的呼唤声，在一家中起了新气氛。在我心中却成了一个联想过去的媒介，想到儿时的趣味，想到家况未中落时的光景。

与猫同来的，总以为不成问题的妹的病消息，一二日后竟由沉重而至于危笃，终于因恶性疟疾引起了流产，遗下未足月的女孩而弃去这世界了。

一家人参与丧事完毕从丧家回来，一进门就听到“尼亚尼亚”的猫声。

“这猫真不吉利，它是首先来报妹妹的死信的！”妻见了猫叹息着说。

猫正在檐前伸了小足爬搔着柱子，突然见我们来，就踉跄逃去。阿满赶到厨下把它捉来了，捧在手里：

“你还要逃，都是你不好！妈！快打！”

“畜生晓得什么？唉，真不吉利！”妻呆呆地望着猫这样说，忘记了自己的矛盾，倒弄得阿满把猫捧在手里瞪目茫然了。

“把它关在伙食间里。别放它出来！”我一壁说一壁懒懒地走入卧室去睡。我实在已怕看这猫了。

立时从伙食间里发出“尼亚尼亚”的悲鸣声和嘈杂的搔爬声来。努力想睡，总是睡不着。原想起来把猫重新放出，终于无心动弹，连向那就在房外的妻女叫一声“把猫放出”的心绪也没有，只让自己听着那连续的猫声，一味沉浸在悲哀里。

从此以后，这小小的猫在全家成了一个联想死者的媒介，特别是我。这猫所暗示的新的悲哀的创伤，是用了家道中落等类的怅惘包裹着的。

伤逝的悲怀随着暑气一天一天地淡去，猫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从前被全家所诅咒的这不幸的猫，这时候渐被全家宠爱珍惜起来了，当作了死者的纪念物。每餐给它吃鱼，归阿满饲它，晚上抱进房里，防恐被人偷了或是被野狗咬伤。

白玉也似的毛地上，错落的黄黑斑非常明显，蹲在草地上或跳掷在凤仙花丛里的时候，望去真是美丽。附近四邻或路过的人见了称赞说“好猫”，这时候，妻脸上就现出一种莫可言说的矜夸，好像是养着一个好儿子或是好女儿。特别是阿满：

“这是我家的猫，是姑母送来的。姑母死了，只剩了这只猫了！”有人称赞猫的时候，她不管那人陌生与不陌生，总会睁圆了眼起劲地对他说明这些。

猫成了一家的宠儿了，每餐食桌旁总有它的位置。偶然偷了食或是乱撒了尿，虽然依妹的教育法是要就地罚打的，妻也总看妹面上宽恕过去。阿吉阿满一从学校里回来就用带子逗它玩，或是捉迷藏似地在庭间追赶它。我也常于初秋的夕阳中坐在檐下对了这跳掷着的小动物作种种的遐想。

那是快近中秋的一个晚上的事：湖上邻居的几位朋友，晚饭后散步到了我家里，大家在月下闲话，阿满和猫在草地上追逐着玩。客去后，我和妻搬进几椅正要关门就寝，妻照例记起猫来：

“咪咪！”

“咪咪！”阿吉阿满也跟着唤。

可是却不听到猫的“尼亚尼亚”的回答。

“没有呢！哪里去了？阿满，不是你捉出来的吗？去寻来！”妻着急起来了。

“刚刚在天井里的。”阿满瞪着眼含糊地回答，一壁哭了起来。

“还哭！都是你不好，夜了还捉出来做什么呢？——咪咪！咪咪！”妻一壁责骂阿满，一壁哑了声再唤。

“咪咪！咪咪！”我也不禁附和着唤。

可是仍不听到猫的“尼亚尼亚”的回答。

叫小孩睡好了，重新找寻，室内室外，东邻西舍，分头到处寻遍，哪有猫的影儿？连方才谈天的几位朋友都过来帮着在月光下寻觅，也终于不见形影。一直闹到十二点多钟，月亮已照屋角为止。

“夜深了，把窗门暂时开着，等它自己回来吧！——偷是没有人偷的，或者被狗咬死了，但又不听见它叫。也许不至于此，今夜且让它去吧。”

我宽慰着妻，关了大门，先入卧室去。在枕上还听到妻的“咪咪”的呼声。

猫终于不回来。从次日起，一家好像失了什么似的，都觉得说不出的寂寥。小孩放学回来也不如平日的高兴。特别在我，于妻女所感得的以外，顿然失却了沉思过去种种悲欢往事的媒介物，觉得寂寥更甚。

第三日傍晚，我因寂寥不过了，独自在屋后山边散步，忽然在山脚田坑



中发现猫的尸体。全身粘着水泥，软软地倒在坑里，毛贴着肉，身躯细了些，项有血迹，似确是被狗或野兽咬毙了的。

“猫在这里！”我不自觉叫着说。

“在哪里？”妻和女孩先后跑来，见了猫都呆呆地，几乎一时说不出话。

“可怜！一定是野狗咬死的。阿满，都是你不好！前晚你不捉它出来，哪里会死呢？下世去要成冤家啊！——唉！妹妹死了，连妹妹给我们的猫也死了。”妻说时声音呜咽了。

阿满哭了，阿吉也呆着不动。

“进去吧。死了也就算了，人都要死哩，别说猫！快叫人来把它葬了。”我催她们离开。

妻和女孩进去了。我向猫作了最后的一瞥，在黄昏中独自徘徊。日来已失了联想媒介的无数往事，都回光返照似地一时强烈地齐现到心上来。

刊《一般》第二号

（1926年10月）